

# 那棵被生命滋润的“枯树”

——评内蒙古“金鸡奖”影后巴德玛新片《脐带》

◎苏芯冉 李树榕

由坏兔子(上海)影业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、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、巴德玛主演的《脐带》，是一部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故事片。该片在令观众揪心、扎心、痛心的些许无奈中，又饱含着血缘亲情的浓浓温馨、往事回忆的美美陶醉，以及母子俩一同寻找那棵“一半已经枯死，一半依然旺盛”的“奇迹之树”的执着和期待。由此，痛、盼、知、悟，便构成了观众连接式的心路历程。

## 痛

现实中，一些人的父母、祖辈有患阿尔兹海默症、帕金森综合症的，还有一些人的配偶或子女患有自闭症、抑郁和焦虑症。而阿尔兹海默症，作为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，在85岁以上的老人中竟占很大比例：他们或完全失忆、或不能自理、或严重失语、或大小便失禁……亲人们将财力、精力、心力耗费了许多，最终得到的却是“无力回天”的伤痛。而且是不能彻底治愈的。《脐带》正是聚焦在这样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“难点”上，试图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和深切感悟。

影片中巴德玛扮演的母亲娜仁左格，就是这样。发病时，她会把自己和大儿子脸上，会跑出去后迷失方向，进而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；她还会往自家墙上涂抹各种色彩，衣着不整、毫无尊严地到处乱跑；更甚者还把邻居从楼梯上推下去，致使对方摔伤……大儿子要上班，孙子要上学，儿媳要顾家，当他们不得不把母亲锁在一个卧室里时，观众的心就像被扎了一样，生疼、生疼的。怎么办？因而，我们看着银幕上那位时而慈祥地笑着、时而忘我地跳着、时而无故发火的老母亲时，不再是“隔壁家老王”的不幸，而是发生在你家、我家活生生的状况。观众油然而生的“痛”，就是第一个永远难忘的感受！

## 盼

小儿子阿鲁斯在北京以马头琴的高超演艺水平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，事业红红火火，粉丝越来越多。殊不知，远在乡下的妈妈病了，严重地影响了住在镇上且经济并不富裕的儿媳和侄子的生活。当他看见锁母亲的铁链子时，听到母亲半夜发出“我要回家！”“我要回家！”的喊声时，他决意丢下工作，接过哥哥的重担，带妈妈回到她日夜思念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由此，观众的“痛”在慢慢转变，一个“盼”字，成了无言的期待。

古人云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。”感人的音乐是真切的心声！儿子要唤醒妈妈记



影片《脐带》剧照。

忆的情感真挚而深刻，所以，时时处处事事，他都竭尽全力地照顾母亲。他既像一个医生，用照片、破旧的马头琴、合身的蒙古袍，极力帮助母亲恢复正常思维，又像家长，看见跑到湖边的母亲在“幻听”中舞蹈，便担心妈妈落水。看见离家出走、昏睡在树林中的母亲，他便担心妈妈生病；看见蒙古包里迟迟不醒的母亲，他又担心妈妈是不是已经离世……担心、监护，是母亲的失忆和“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”造成的，作为音乐家，儿子能否用自己创作的曲调——无论是马头琴、电子琴还是口弦琴，治愈妈妈的疾病呢？观众无不猜测着、期待着、盼望着。尤其是当观众看到儿子能够把摩托车的发动声、树林里鸟的叫声、水的波浪声都合成音乐时，“盼”就成了大家最急切的情绪。

## 知

当然，影片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感奋点，是怎样破译失去理智的人时常闪烁的“意识密码”。而巴德玛的出色表演，却总是让观众看到像儿童一样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此刻，妈妈想到了什么？“看”到了什么？“听”到了什么？正常人只有在形象思维时，才会在脑海里“过电影”，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娜仁左格母亲由“幻视”“幻听”等“幻觉”形成的合力，究竟该如何通过影像的途径揭秘呢？我们能够感觉到，主创人员一定是非常善良的，他们不忍心用恐惧、苦难、孤独的幻觉诠释妈妈的潜意识，而是在老人离开正常人的思维轨迹时，让妈妈多次“走进”的是昔日美好的时光。而老人家执拗要去寻找那棵“一半枯死，一半茂盛”的奇树，就是美好情感的寄托和仅有的幸福“记忆”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部“公路片”，其实不然。因为儿子驾驶着三轮摩托车，带着母亲和简易的家当，

为“寻找奇树”而飞驰于草原的公路和森林中的小道时，观众会感受到“寻找”的代入感太强了，这是儿子在寻找激活母亲记忆的途径？还是在寻找母亲刻骨铭心的一个“诺言”？还是在寻找象征“生与死”之间关系的那个答案？抑或是寻找母亲曾在树下留下的欢声笑语？而这一切，都源自于剧作者欲与观众“共情”的智慧和担当。

无可否认，生活中，所有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人，都在不懈寻找治愈患者的途径。然而，老人一旦精神出了问题，他(她)们脑海里的“黑匣子”究竟该怎样破译，他们是在想“好事”还是在想“坏事”，他们是否有极端的危险行为？人们是不知道的。但是，《脐带》的主创人员，却在矢志不移地努力，努力用艺术想象、审美联想、通感转化，借助于巴德玛糊涂中有清醒，清醒中有糊涂；时而“听话”、时而任性的表演，尽量做出具有相对正确价值立场的阐释。让母亲可笑、可爱、可恼，却不可恶、不可恨、不可怜。真是难哉！贵哉！

## 悟

无论片名还是故事情节，“脐带”就是一个象征，是用有限的形象(符号)表现无限深刻内涵的美学手法。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个体，独立于世界的那一刻，剪断的是与母亲血脉相连的“脐带”；当母亲不能独立于世界生活下去时，我们就应该还原与母亲血脉相连的那根“脐带”。那根在很多镜头、很多桥段中出现，链接儿子与妈妈的宽宽的耗牛绳子，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象征啊！它赋予了母亲自由行动的快乐，也保障着母亲踏实生活的安全。

虽然《脐带》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，却蕴含着深刻得不能再深刻的哲理。我国古人曾强调“熊



# 诗歌的本质是灵魂自由

——《一个人的诗国》读后

◎艾道遥

吴再新书《一个人的诗国》与读者见面了，本书精选了作者近5年创作的2300首现代诗，每首诗一律24行、210字。

吴再独树一帜的“24行诗”文字精美、杂花生树，充满了氤氲的气息，展示了当下生活的种种状态。作者将古典诗词之美，融入现代汉语的一呼一吸，虽记寻常之事，却因真情流露而五彩斑斓。诗中随处可见幽微哲理与孜孜探寻，不论是由日常小事引发的思考，还是对宇宙生命的关注，一种弥漫着慈悲与博爱的情感从始至终，体现了令人痴迷的节奏与节制。

吴再主要代表作有《词谏》《智慧如诗》《沼泽地里散落的花瓣》《红色智慧四部曲》《影》《盛世箴言》《脱掉时间的囚衣》《送你一座诗岛》《一个人的诗国》等。多部作品被评为行业优秀畅销作品和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。同时，吴再也是全国鲁黎诗歌奖得主。

吴再说：“文学作品，尤其是诗歌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一颗无奈的灵魂，是为了找到一种在不确定性中生活并与其共存的方式。”吴再的诗，从新闻、政治、社会、植物、体育、故乡、空间、文学、爱情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，呈现多线性。

吴再的写作从早期有些愤世嫉俗的品质，开始变得文质彬彬。他的“诗歌博物馆”除了椰树、好酒之外，又增加了更加丰富的现实和未来元素。从2000年再次走出海南的吴再，经过近20年坎坷的人生境遇，已经真正摆脱“文化乡愁期”，开始迈向诗学成熟期。吴再目前正在经历着剧烈的“涅槃”，就像火中的凤凰那样，在诗艺的锤炼中，在慢镜头中，“24行诗”的“自由花”已经吐出迷人的芳香。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吴再写的《一个人的诗国》与《一个人的诗国》。大量作品可以佐证，吴再创新的“格律新诗”卓有成效，而吴再给人的另外一种印象：渊博。

有记者曾经提问吴再，你是怎样抓住“24行诗”这个创新的格律新诗体裁进行写作的？吴再说，在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里，两种人物往往会很突出：一类是先驱，一类是遗老。前者很早就反射了新时代的新精神，后者则对已经逝去的时代不可救药地一往情深。不过，先驱和遗老这两种人往往是要打架的，很难把这两种矛盾的品质综合在一个人身上，但“24行诗”恰恰拥抱了这种悖论：一种不自由的“自由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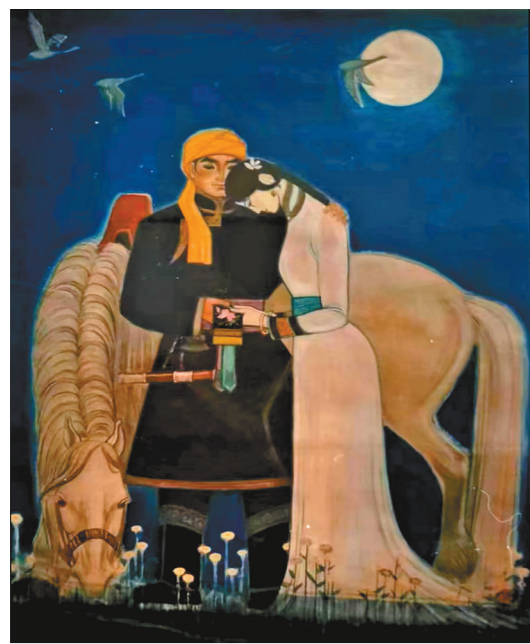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，中国文学史一直也是一部改革史，“真正革命的未必是诗人，但真正的诗人都是革命者”。

菲律宾文学评论家王勇指出，关于新诗革命，太长是多长、太短又是多短？诗写的难度其实不在于长短，而在内涵与技巧的缺一不可。没有内涵、光有技巧便成浅入深出，没有技巧，光有内涵又变成了散文的分行。诗，真是一个不易掌握的精灵，更是一个多变的万花筒。置身其间的诗人们，既要做到能与精灵对话，又要做到碾破万花筒繁复表象的本质，抵达诗与魂无缝对接的心灵原乡。

吴再的“24行诗”犹如一个人的武林，若要从一个人的武林进入众生的江湖，这中间的历程，将又是怎样的刀山火海？确实有必要引起诗人们的省思与叩问。

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

# 回望之美

舍冷业西油画作品回顾展后

◎韩亚成



本文图片为舍冷业西油画作品



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，舍冷业西精品油画作品回顾展在通辽美术馆开幕。展出的作品是从舍冷业西创作的千余幅作品中精选的300件经典之作。这些作品犹如花开的芳香溢满草原，在科尔沁大地绽放着壮阔之美。

舍冷业西，1939年出生于科左中旗花胡硕公社大伙房村，他与生俱来就有绘画天赋。1959年舍冷业西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美术班，开始了他的艺术人生。从毕业留校任教到调入内蒙古少儿出版社任美术编辑，他始终如一坚持着绘画艺术创作，把艺术之根深扎在故乡的这片土地，满怀激情地去探索求艺之路，可谓经历了人生的苦辣酸甜。尘封的记忆，逝去的岁月，让他经历了人生的不平凡。走过的时光赋予了他多彩人生，更彰显了艺术上的精彩与多姿。

早在40年前，曾是中央民族学院美术专业教师的舍冷业西，就在美术创作上崭露头角，成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几十年来，他坚持用画笔，倾情画草原风情、画民族风俗、画蒙古族历史人物，创作了草原民族风情系列、爱情民歌及英雄故事系列，且有些作品填补了内蒙古乃至中国美术史的空白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收藏研究价值。纵观舍冷业西的从艺之路，观其书画作品，让人深感震撼，那是一种心灵的守望，那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承。他情注草原，根扎深爱的故土，用深情与挚爱，用油画艺术的色彩，铸就了精彩的艺术人生。

纵观舍冷业西的油画作品，他在创作表现手法上是别具一格的，画法也是灵活多变的。每一幅作品从立意构思，到画面布局，总能留给人无限的遐想与空间，落笔生花，画面点精，深邃的主题，别有深意在其中。舍冷业西认为，草原油画创作是忠实于客观物象的，但不

是原原本本的照抄、复制，也不是画得越像就越好，那不是作品创作。艺术的含义是创作。艺术的本质也是创作，艺术的宗旨还是创作，艺术家要对描绘对象加以加工、提炼、浓缩、概括，画出草原历史的沉淀，画出草原悠久的文化、画出草原独特的风情，越有个性的作品越有价值。美术是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，作品情感的力量最能打动人心魄，也最能引发受众内心的震撼与共鸣。也正是出于这种创作意识，他所画的草原作品都是其内心情感的抒发，在创作草原民族风情作品中，一直注重表现力度之美，给人一种紧迫感、紧迫感、紧迫感、紧迫感。在造型上，他也追求粗壮、厚重、狂放及外形轮廓刚劲，给人一种使不完的内在力量，表现出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和不惧风雨的坚强与奋斗精神。

舍冷业西的作品涉猎是广泛的，这次展出的作品可分为写生系列、草原风情系列、蒙古马系列、历史题材系列等。他以艺术之笔，向人们呈现了厚重的历史文化，展示的不仅仅是艺术的魅力，更为重要的是记录了岁月更迭，留下了宝贵的史料。一个个秘史人物，一个个重大事件，一幅幅草原风景，穿越时空，再度交响。回望那一幅幅生动的作品，一幅幅壮美的画卷，留在了岁月历史记忆的长河之中。舍冷业西尽管已是耄耋之年，但他始终满怀激情与梦想，用丹青画笔不断地描绘着草原上那动人的故事。

回望岁月，留下美好。舍冷业西用油画作品证明，路慢慢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回望来时路，是为更好地前行。对于艺术的热爱，让他人生奋斗不止，艺术追求不止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舍冷业西的人生如同他的书画艺术创作永远长青，永远生机盎然。

